

安齐名 作品

麻将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堡

爱情是城堡中那只温暖的比利熊

麻将

 文匯出版社

麻将

安齐名 作品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麻将/安齐名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496-0034-2

I. ①麻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1731号

麻将

出版人: 桂国强

责任编辑: 张涛

特约策划: 陈吉秀

装帧设计: 山石

出版发行: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: 200041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: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90×1240毫米 1/32

字 数: 220千

印 张: 8.5

ISBN: 978-7-5496-0034-2

定 价: 24.00元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



与之前酒吧里的喧闹比起来，现在的女孩静若秋水，让我想起常常停留在记忆里的校园，午后的校园，街道上常常会徜徉着这样的女孩。

“叉！”

老梁喊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一万和二万拎了出来，捏着牌的手有点抖，那张三万已经被对门儿提走了，和它的另外两个兄弟堆在一起，冲着我坏坏地笑。

“你不叉不行啊？”我把牌收了回来，又摊在桌面上，“本来就断门。”

“就是看你想吃我才叉的！”老梁有些得意洋洋，看得我牙根痒痒，这家伙今天手气出奇的好，两圈没打完，已经赢了将近一千块钱，小龙基本上维持个本皮，郭老师也差不多那样子，就我面前，放着一把青色，都是五块，十块的小票。

“真他妈倒霉。”我瞄了瞄手里的牌，抓了一张。

是四万……

“他奶奶的……”我顺手甩了出去。

“点了！”郭老师乐得屁颠屁颠的，“北风北，正好打个本儿！”

“继不继续了？”小龙把桌上几张一百的收进钱包，似乎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。

“我随便。”老梁一张张地数着钱，“赢了九百八，我听大家的。”

我翻翻钱包，零零碎碎加起来大约还有一百多块钱，要继续麻将还得出去取钱，今天状态太差，输进去的一千多块捞是捞不回来了，要是麻将打到后半夜去，我困劲儿再一上来，指不定让这帮家伙赢去多少呢。

“歇了歇了！”

该回家的回家，回学校的回学校。楼梯上的脚步声散去后，我呆坐在

麻将桌前，凌乱的牌散放着，整个屋子里都是飘来飘去的烟，地上撒了好多的烟灰，还有几个烟头从烟灰缸里被挤了出来，歪歪扭扭地躺在麻将布上。

晚饭还没吃呢，已经十点了，明天下午还要去做稿子。我把烟灰缸从桌子上拿到地上，草草地卷起了麻将布扔到床角。幸好冰箱里还有昨天晚上打包回来忘了吃的鱼香肉丝和半张油饼，我提拉着拖鞋，晃晃悠悠地拿出来，扔进微波炉里。

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，我小心地拿了起来。

还好，不是单位打来的。

“笑天吗？大晚上的，你不早点睡觉，还在外面鬼混什么？”

“忘啦？我上场比赛吃红的了，这轮停赛！”

“妈的……”我拍了拍脑袋，记忆里，刚刚那只捣乱的三万总在那儿晃来晃去的，我努力让自己清醒了点儿。

“快点过来吧，老地方。对了，别开车了，打车过来，陪哥们儿喝两杯。”

“妈的……”我咕嘟着挂了电话，从床上划拉起衣服，套在身上。

刚锁上门，“叮当”一声，我才想起来菜还在微波炉里热着，连忙把钥匙又掏了出来，黑灯瞎火地摸着钥匙孔。

“妈的……”

匆匆赶到爵士的时候，正是这个夜晚最热闹的时候。酒吧的歌手嘶声地吼着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，我心里默默地骂了句，眼见都快2012了，还在这里哼哼老调子。

张笑天坐在二楼的吧台旁边，很显眼的地方，旁边有个妖媚的女孩正在往他的酒杯里倒酒。笑天端着杯子的手抖得有点厉害，有几滴在杯子的边缘晃了晃，掉在了地上。

“你牛大啦？”我走过去推了丫一把，“不怕别人认出来啊？”

“你他妈忒不够意思，来得这么晚！罚酒罚酒！”



我接过笑天递过来的一杯啤酒。仰头灌了进去，“走得急了，还真有点口渴。”

那个长头发的女孩笑吟吟地帮我把酒杯又倒满了。

“这是谁啊？”我膘了一眼那姑娘，笑天长得一表人才，又有着运动员的健壮体格，一直是天马队里最有女人缘的队员。

“哈哈。帮我们再拿一打科罗娜。”笑天笑着拿出四百块钱交给那女孩，“师范大学的学生，在这里陪酒的。”

“长得挺漂亮的……”我看着女孩摇曳着腰肢离开，“说说吧，大晚上的叫我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上周报纸你看没看？《足球周报》那个叫钱冬的王八蛋也太缺德了。”笑天愤愤地喝了一大口酒。

钱冬我并不陌生，他所在的《足球周报》是本市最大的体育类报纸，而且这小子还是我大学同学。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一星期光在一起打麻将就得有两三回。上轮比赛天马队主场打排名垫底的东安队，虽然一球小胜，但是前锋软弱无力的毛病还是没得到改变，只是在下半场依靠一个点球才侥幸拿到三分。更让球迷气愤的是，非但没有进球。张笑天还因为在比赛结束前的一次毫无意义的铲人，吃到了红牌，导致停赛。比赛后我特地给钱冬打了电话，告诉他笑天是我的好哥们儿，让他把报道的视线转移一下，没想到他还是刻意地把这张红牌给写了进去；更让人生气的是，标题赤裸裸地用上了《除了染红，我们的前锋还能做什么》，导致一时间整个城市的球迷都把枪口对准了笑天。

“那小子是不太像话……”我皱了皱眉头，“不过你当时也是，比赛都快结束了，你还铲人家干什么？”

“你可别提这事了，我他妈一场球都憋着火呢，你没听见看台上喊什么呢？都喊换我，换我。对方那个5号，上半场就一直在后面顶我，全是小动作，裁判跟瞎了似的……”

“好啦。你少说两句吧。这回客场打万龙，奖金又拿不着了吧？”

“就天马这两下子，不被万龙进三个球以上就万幸了，我去还嫌丢人呢。”笑天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。

“行！就冲你这句话，我明天就写个专栏，题目就叫《主力球员不思进取 一盘散沙何以言胜》。”

“服了你了。你要敢写这个，我他妈和你断绝关系。”

“德行！”

半夜一点，已经有些酩酊的我们结束了漫长的夜生活。我扶着笑天走出酒吧。街道上已经没几个行人了，几辆蹲点的出租车在路边，计价器闪着微弱的灯光。

“对了。笑天，下次记得给我拿个足球，还有啊，让大明，王子他们把名签上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是不是又要骗女球迷？”

“你少他妈和我扯淡，我有个朋友的表弟是天马球迷，托我要的。对了，别忘了，你也签上。”

“我？我早他妈不值钱啦？”

“甭跟我废话啦，快点回去吧。”我把笑天塞进了出租车里。

夜色有些凉，喝了一肚子啤酒的我坐在台阶上，嘴里不停地往外翻着饱嗝，带出的一股股酒精的味道闻起来有些恶心。我晃了晃头，不是很晕，但胃里有些难受。我才想起来从下午到晚上一口饭还没有吃过呢。

到哪里吃点东西呢？我抬起头，四周很盲目，往哪里看去都是黢黑的一片。我用手撑着地站了起来，突然有阵风吹了过来，凉飕飕地从我身体里穿过，我打了个激灵，身体侧歪了一下。

“哎哟。”

我这一侧歪不要紧，正好撞在了身后的一个人身上，我回头看去，一个小小的影子跌在爵士酒吧门口。



是个女孩子，被我这么大的块头撞翻，难怪要尖声叫出来，我弯下腰拉起了她。

“是你？”

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清楚了，是刚刚陪笑天喝酒的那个女孩。

“是啊。我下班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”她爽快地直起身子，扑扑身上的尘土，和刚刚在屋里看到的那份妖艳不太一样的，女孩已经卸去了妆，头发打成马尾，外面裹起一件白色的外套，背一个双肩的黑色书包。与之前酒吧里的喧闹比起来，现在的女孩静若秋水，让我想起常常停留在记忆里的校园，午后的校园，街道上常常会徜徉着这样的女孩。

“我……找找哪里可以吃饭？”

“呵呵，都几点了？”女孩笑了笑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口袋，“我的晚饭没吃了，送给你好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我有些木讷地伸出了手，接过了女孩递过来的口袋，打开看看，是一袋饼干。

“好了，我该回去啦！”女孩伸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
“再见……”

车消失在我视野里的时候，我猛地想起还没有问她的名字。我从袋子里拿出一块饼干，是小熊图案的，放进嘴里，轻轻地咬碎，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好像重新摇动了我的脑袋里停下来的钟摆。

“我怎么管人家小姑娘要起饼干来了？真他妈丢人……”

我把那袋饼干揣进兜里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02

“你知道你为啥老输钱了吧。你就是打得太好，太小心了。打麻将这事

儿就像谈恋爱，不认真没乐趣，太认真易伤心。”

大四临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并没有像其他毕业生一样，把所有的时间都浸泡在那个到处都是酒精和眼泪的校园里。寝室里其他三个兄弟一个准备出国，一个保送研究生，还有一个人渣一直在睡觉。上半学期的时候我就去了《都市报》实习。我学的专业是体育新闻，自然而然地进了体育部。因为本科的时候出版过几本也算小小地流行了一下的青春小说，其中一本《爱情物语》还让我在一段时间内出了点小名气，加上自幼喜欢足球。刚进去不长时间，就博得了老总的赏识。毕业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“流窜”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小记者。做体育记者倒也符合我的生理习惯，在大学里养成了中午十二点前起不来床的毛病，没想到工作起来倒是得心应手。赶上欧洲联赛，需要赶稿子，别人总是抱怨又要加班到半夜，每每这个时候，却正是我精神的时候，看着大家累得睡眼惺忪的样子，我常常欣喜找对了行当。

今年对我们来说是特殊的一年，《都市报》破天荒地砸了一千多万买下了天马队的胸前广告。我们也自然成了这支球队的一分子。从年初的春训开始，我们就被老总安排到了球队的训练基地，详细地报道联赛的每一个角落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认识了张笑天。笑天小我两岁，一年前刚从二线队升上了主力。去年进了八个球，获得了“年度最佳新人”的提名，据说还进入了国奥集训队的视野。可惜今年联赛伊始，这小子突然像是没了魂儿似的，比赛打了八轮，一个球不进。我们俩私下关系好，我自然不能在报纸上给他抹黑。可惜他也真不争气，搞得每轮比赛前，坐在看台上的我比教练还着急，满脑子想着怎么样在晚上的报道里拽些生词，把他的狼狈略过去。

结果倒好，被钱冬这孙子给落井下石了。

我很清楚地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和钱冬打的第一个照面。那是军训的时候，他突然中暑倒下了，教官要我背他去医务室，没想到背到一



半他又活过来了，原来他是装病。这小子属于比较典型的小人，特有手段。大三的时候，晚上无聊，有几次他偷偷地拉人打麻将，被辅导员堵在了寝室里，记了大过。天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，照样光荣毕业，拿到了毕业证。

大四散伙饭那天，钱冬好像要忏悔似的，发了疯地和这个那个碰杯，我多了个心眼，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拿过他的杯子尝了一口，妈的里面都是矿泉水。

离开校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哭了，大家心知肚明，火车开动的一刹那，几乎算得上是永别了。

让我意料不到的是，我和钱冬，非但没有永别，倒成了同行，而且还是一个楼的邻居。他楼上我楼下，真是造物弄人。

“想什么呢？一到你那儿就停，你是‘站长’啊？”钱冬不耐烦地敲着桌子。

“丫打麻将就不能歇歇你那嘴？”我没好气地塞给他一句，今天他的运气好得出奇，坐我下家打什么牌都能吃上。一上听就自摸，我手里五八饼摘一张，正在想着，他又开始嚷嚷起来了。

“八饼。”

“吃。”

“妈的……”钱冬吃上八饼，回手又是对了三条立直夹宝，我愤愤地扔给他一百六。

“今天真没办法，手气就是壮啊！”钱冬一边码牌，一边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，“二四六条，我想都没想就扔了个六条。结果打宝就打了个三条。”

“没打完呢，你兴奋个屁。”老梁恶狠狠地捏起色子。

老梁是我和钱冬的校友，大我们三届，计算机系的师哥，因为高中同学小龙也是学计算机的，通过他认识的。上大三的时候，因为本科寝室管得严，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去研究生楼凑局子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。老梁属

于理性赌徒，凭借着与生俱来的聪明脑袋，常常在麻将桌上所向披靡，不过却常常被我克住，因为我打牌的时候从来不像他似的盯着三家，我向來只是埋头看自己的牌，上了听就不管不顾地往外冲一张。老梁常常说我是个大脑炎，结果事实证明，越是随心所欲，运气却往往越好。

可惜今天郭老师有课，所以三缺一拉了钱冬，有了这个大脑炎比我还厉害的牌架子。两圈下来，老梁脑门上也是汗水涔涔。

“今天不用上班啊？”我笑着打了一张八条。

“靠，不是早就说了今天放假嘛。”

“哈，人家问的不是这个班。”小龙坏坏地笑着。

“啊，老婆出差了。”老梁毕业后就闪电般地结了婚，所以每次打牌的时候都跟做贼似的，电话一响就心惊肉跳。

“和了。”钱冬又对了六万飘宝。

“我操，你那闲张六万，怎么不打呢？”推开牌后，小龙才看到老梁牢牢地捏着张六万，“点炮才几个钱啊，这下爽了吧，又是一百六。”

“你知道你为啥老输钱了吧。”我笑着把牌推进去，“你就是打得太好，太小心了。打麻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，不认真没乐趣，太认真易伤心。”

“继续！”老梁用鼻子狠狠地喘了口气。

“对了，我表弟要的那个足球什么时候给我啊？”小龙扔给我支烟。

“过两天的吧。”

“上周比赛，天马是不是输了？”

“嗯，0：2”

“得，今年看来是够呛了。”

“也不好说，离联赛结束还早着呢。”我把烟点着，“对了，钱冬，你丫可太不够意思啊，我特意跟你说避开笑天那张红牌，你他妈怎么还故意往上写啊？”

“这可不能怨我。”钱冬挤弄着小眼睛，“我写完报道，我们老总说不突



出,标题也是他改的。”

“你少在那儿胡扯,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了解?”

“这年头球迷也不是傻子,你糊弄得了谁啊?”

“那你也不能写得那么夸张啊,笑天这个赛季本来就挺被动,现在压力不是更大了?”

“那我管不了那么多,他是职业球员,一场比赛奖金顶我好几个月的工资,他不进球照样可以拿钱,我要是写不好,喝西北风去啊。”

钱冬说着说着有点激动,抓牌的时候一下碰倒了两张牌,虽然他快速地扶了起来,可我还是看着了。

是六万、七万,我把手里的八万攥了攥,抓上了么鸡,打掉八万就上听了,不过钱冬吃上也上听了,现在手气这么差……

“么鸡!”我把么鸡打了出去,被小龙叉走了。

“和了!”老梁接和。

“这么背……”钱冬翻开宝,“我吃上五八万就对宝了,五八万都跑哪儿去了?你那没有吗?”

“没有……”我没等他看,一把把手里的牌扫进了牌堆儿。

真是世事难预料,从那把坑了钱冬之后,这小子就成了霜打的茄子,一下午也没怎么开和,打到最后赢的全进去了不说,还倒输了两百多。

“差不多收工啦。”老梁伸了个懒腰,“你输赢怎么样?”

“赢了点儿,不到四百。”我点了点钱。

“赢钱,请客吧。”钱冬推了推我。

“妈的,你赢钱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请客?”

“我怎么没请过?我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,别提你那陈年旧事啦。”我最烦这小子翻旧账,“走吧,喝两杯去。”

“好哥们儿……”

“狗屁，下次你再写稿子的时候，先给我看一眼就行。”

“一定一定。”

“一定个屁，你嘴里那话还有个准儿？”

03

说实话，这个时候的酒吧也许是每个来这里消遣的人最期待的时刻，但不是我喜好的样子。我想我已经开始老了，青春的岁月一旦过去，也就意味着不可以再选择疯狂了。

爵士酒吧里，我和钱冬叫了一打啤酒。刚刚九点多些，还没上人，酒吧里只有悠扬的轻音乐。

“对了，安子，你知道吗？”钱冬这小子没什么酒量，三两瓶进去脸就红了，“天马要上外援了？”

“不能吧，没消息啊？”

“切，你能知道什么消息啊？这事儿没办之前能让队员知道吗？我们老总和天马集团的刘总啥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说说！”

“这不是前锋不行嘛，好像从乌克兰买了个前锋过来。”

看着钱冬的表情，我猜这消息估计十有八九靠谱。笑天这家伙还蒙在鼓里呢，等外援前锋一来，万一挤了他的位置，可就惨了，足球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没球踢，这不和要了他的命一样吗？

钱冬没看出来我的表情，还在那里絮叨着，我又叫了半打啤酒，打算再撬些东西出来，突然，一个身影从我身边掠过。

“是你？”我拉住了她。



“怎么？又想吃饼干啦？”

那天的那个女孩，一脸天真地笑着。

“我……过来随便坐坐……”

“那你先坐着吧，我去换衣服。”

“你怎么还这德行啊，见了漂亮女孩舌头就打卷？”钱冬眯缝着小眼睛，跟着女孩远去的身影，“安子，你说在酒吧这些陪酒的，出不出台啊？”

“你脑袋里一天到晚能不能装点正经事儿？”我白了他一眼。

“操，都是出来玩的，你也忒认真了吧。得了，算我没说。”钱冬做贼似的四下里扫了扫，“你说开酒吧赚不赚钱？”

“我告诉你什么赚钱……”我凑到他耳边，“你躺桌子底下，然后在脑袋上开个口，浇上点儿热油，‘哗啦’一声钱就来了。”

“你给我滚，你当我这是猴脑哪？”

“你以为你那算是人脑啊！”

我和钱冬胡侃得正来劲，酒吧里忽然响起了一片掌声，有人在恣意地吹着口哨，伴随着强劲的音乐声，整个屋子里气氛突然变得热闹起来。

我扭过头，那个在夜色下递给我饼干的文静女孩仿佛变了一个人，红的皮衣，黑色的紧身皮裤，摇动着婀娜的身姿，长发伴着节奏甩来甩去，动感的节拍下，女孩像一只狂放的野罌粟，绽放在每个人的心里。一曲《不如跳舞》，点燃了酒气弥漫的爵士酒吧。

“够骚辣……”钱冬的嘴角流出点东西，不知道是口水还是喝不下去的啤酒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风骚火辣……”

“别看了，喝酒吧，你眼睛都直了。”

“不光眼睛直了。”钱冬低头瞄了瞄。

音乐持续着人们high起来的情绪，陆续有人走进了舞池里，男男女女

簇拥在一起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舞动着，闪烁的灯光下，那些影子开始变得光怪陆离。我伸伸懒腰，说实话，这个时候的酒吧也许是每个来这里消遣的人最期待的时刻，但不是我喜好的样子。我想我已经开始老了，青春的岁月一旦过去，也就意味着不可以再选择疯狂了。

“嗨！来跳舞啊。”那个女孩突然闪到我们的桌边。

“不，不了，打算走了。”我手指着门外，冲她示意着。

钱冬要说什么，被我摁了回去。

走出酒吧，初秋入夜的寒意让我打了个哆嗦，刚刚喝下去的那些啤酒顺着这个哆嗦涌了上来，我捂住嘴巴，好险吐了出来。

钱冬推了推我，一回头，那个女孩站在身后。

她还没有换衣服，刚刚热舞之后，有几滴汗在脸上还没来得及擦去，我能看得到她的身体正散发着白色的蒸气。

“什么事啊？这么冷你也不多穿点再出来。”我把外衣脱了下来，递给她。

“上次，上次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是天马队的张笑天吗？”

“是啊？怎么，你也喜欢看球？”

“小妹妹！”钱冬一脸坏笑地凑了上来，“想要签名我帮你弄，除了签名，还要不要照片了？”

女孩小心地看了看钱冬。

“你是记者吧？”

“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兴奋。

“你的手机借我一下。”

“哦？”我把手机递了过去，她噤里啪啦地敲打着。

“我叫张靓，过几天给你打电话。我现在忙着呢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，人家都进去了。”钱冬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把电话给我



也记一下吧？”

“你滚蛋，没看着人家小姑娘刚刚瞅你那眼神，压根没把你当好人看。”

“靠。”钱冬甩了甩手。

“她要我电话干什么呢？”

“走桃花运了呗……”钱冬嘟囔着拦了辆出租车，“明天下午你有空没？”

“看社里安排，应该没什么任务，干什么？”

“打牌啊，我找人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还玩？不能休息一天啊。”

“今天都输了，明天不得捞回来啊。”钱冬晃着脑袋钻进出租车里。

我打开钱包，今天请这小子喝顿酒，非但没赢着钱，倒搭进去一百多。

真他娘的……

“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现在体育版的报道越来越差了。”

主任腆个大肚子，在前面滔滔不绝，我坐在下面有些心猿意马，钱冬给我发了N条短信了，我的手机都已经烫手了。

“我也不知道会什么时候结束，你们先等着吧。”我给他回了条短信。

不一会儿，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。

“哥们儿现在就过去，帮你把老杨干掉。”

我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

“你还有心情玩手机？”杨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面前了，我忙把手机放进口袋里，那只大大的肚子像面墙一样横在我前面，我的目光努力地在翻山越岭，爬过去，找着那张怒气冲冲的肥脸。

“主任，你不能光冲我发脾气啊，你看看咱们的设备，一台破数码相机，还是500万像素的，这又不是旅游，远一点儿都照不清楚。还有，这录音笔，哪年的东西了，也不说给换换。”

“你小子别在这儿挑毛病，给你换一套你能把消息给我做得精彩

点？”老杨掐着腰坐了下来，“你看看人家《足球周报》，借着联赛找热闹，办得是一期比一期好了。最近增加的那个“读者专线”，多火啊？咱们好歹也是赞助商啊，天马就是咱们自己家的球队，可怎么自己家的事儿反倒让外人办去了呢？”

“主任，人家《足球周报》搞的就是足球，咱们不成啊！是，咱们是赞助商，但人家除了每场比赛多给咱们一打票，别的也没什么优势啊。新闻发布会，我每次都勉强才能挤进去，那还得是比赛没结束就得往那边赶。一手相机一手录音笔，你当我容易啊。”

“又怪人手不够是不是？我都和你说多少回了，每次比赛的时候特殊照顾你们体育版，编辑部的人随便你带去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可别害我了，他们？你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足球是几个人踢的。”

“你就是总有理。”老杨恨恨地扫了我一眼，背过身去了，“还有你们几个，工作的时候能不能少惹点麻烦，不要老是过几期就来个更正，我们是报纸，不是草纸好不好？”

我笑着拿出手机，给钱冬发了条短信，“一切OK，三十分钟后见。”

这样的会议每周例行都要开上一回，其实老杨也是快退休的人了，岁数一大，牢骚就多，《都市报》是个综合类的报纸，他可倒好，老是拿着体育版和《足球周报》比，拿着文化版和《新文学》杂志比，你说本来好好的关云长，非得把青龙偃月刀扔下，去和小李飞刀比准头，那能成吗？好在我依仗着每周一期的精彩球评，可以恃才傲物，老头儿每次都把大家骂得狗血淋头，唯独奈何不了我。

“我操，你怎么才来，给老杨上坟去啦？”

“钱冬，你他妈天天说话都这么损，不怕出门被车压死啊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快点开始吧。”